

苏联 高层决策70年

● 邢广程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3

D751.2

101107

10:3

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第三分册〕

DH 16/28

邢广程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50110;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出版：车胜春

责任校对：苏灵芝

杨 光

余 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 邢广程著。—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ISBN 7-5012-1010-1

I. 苏… II. 邢… III. 苏联—政治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586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街中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总印张：82.5 总字数：1780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套

ISBN 7-5012-1010-1/D · 202 定价：11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分册目录

第5卷 赫鲁晓夫时期

第 29 章	决策高层的变动和政策调整	3
第 1 节	斯大林逝世与高层权力结构重组	3
第 2 节	清除贝利亚	11
第 3 节	“整顿”、“清理”的历史效应	17
第 4 节	思想文化层的“解冻”	20
第 5 节	马林科夫辞职	28
第 6 节	莫洛托夫受挫	35
第 30 章	内外政策继续调整和初步改革	43
第 1 节	农业：改革的突破口	43
第 2 节	“扩权”的思路	48
第 3 节	农业改革的物质利益原则	51
第 4 节	工业调整和初步改革	54
第 5 节	比较灵活的外交政策	59
第 31 章	反对个人崇拜	71
第 1 节	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揭开盖子	71
第 2 节	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一鸣惊人	74

第 3 节	如何看待反对个人崇拜的第一次高潮	82
第 4 节	赫鲁晓夫又开始颂扬起斯大林来了	86
第 5 节	如何看待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第二次高潮	90
第 6 节	个人崇拜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92
第 32 章	外交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	100
第 1 节	新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	100
第 2 节	新外交战略思想提出的原因	105
第 3 节	赫鲁晓夫外交战略思想与列宁、斯大林外交战略 思想的关系	107
第 4 节	新外交战略思想的创新与局限	111
第 33 章	对波匈事件的反应	118
第 1 节	对波兰事件的反应	118
第 2 节	苏联与匈牙利事件	127
第 34 章	工业改组和“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	143
第 1 节	准备阶段	143
第 2 节	大改组的总体构想和实施	149
第 3 节	“改组综合症”的出现及补救措施	152
第 4 节	对赫鲁晓夫改组的评价	157
第 5 节	“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和试验	160
第 35 章	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	172
第 1 节	工业改组的分歧	172
第 2 节	主席团内的较量	176
第 3 节	6 月中央全会	181
第 4 节	大权在握与四面树敌	192

第 36 章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和后期若干农业决策	200
第 1 节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200
第 2 节 改变农产品采购制度、采购价格和采购条件	209
第 3 节 探索新的劳动组织形式	215
第 4 节 愚蠢的决策：大规模种植玉米	217
第 5 节 农业机构改组	223
第 6 节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227
第 37 章 冒进理论和政治变革	240
第 1 节 “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	240
第 2 节 从“整顿”、“清理”到初步政治改革	253
第 38 章 思想文化领域的冷暖	268
第 1 节 赫鲁晓夫刹车	268
第 2 节 又一次波动	280
第 39 章 反复无常的对华政策	289
第 1 节 上台初期的对华政策	289
第 2 节 对华政策：1956 年	298
第 3 节 对华政策：1957 年	302
第 4 节 对华政策：1958—1959 年	309
第 5 节 对华政策：1960—1961 年	319
第 6 节 对华政策：1962—1964 年	329
第 40 章 设计对美政策	340
第 1 节 主动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340
第 2 节 处理 U—2 飞机事件	344

第 3 节 参加联合国大会	354
第 4 节 打肯尼迪的牌	362
第 5 节 处理第二次柏林危机	369
第 41 章 制造古巴导弹危机	381
第 1 节 “导弹”冒险	381
第 2 节 苏美较量	386
第 3 节 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的信件往来	394

第 5 卷

赫鲁晓夫时期

〔1953年至1964年〕

历史在1953年为苏联政治划了一条弧线。虽然斯大林着意提携马林科夫，但斯大林去世之后马林科夫并没有将最高权力稳稳地握在手中。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苏联最高领导人权力更替的斗争拉开序幕。赫鲁晓夫从党的系统出发逐渐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他的政策调整和政治格调从某些方面迎合了苏联民意，于是，这位情绪极易冲动的党的高级工作者就成了事实上的最高领袖。

在执政初期，赫鲁晓夫显示了自己的政治魄力和才干。他力主清除贝利亚，实施新的农业政策，掀起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冲破阻力，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改组工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倡导“利别尔曼建议”的讨

论，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有一种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决策气势和工作态度。但赫鲁晓夫实际上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他的文化修养比较差，理论水平很低，这就决定了他的决策风格是情绪型的，带有明显的情绪冲动的痕迹。赫鲁晓夫鼓吹“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冒进理论，制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督促大规模种植玉米；将党分为工业党农业党；心血来潮地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酿成严重的国际政治危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大搞大党主义，挑起中苏论战，对中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等等。所有这些，表明赫鲁晓夫没有很好地理解转折时期苏联迫切要求变革的需要，无法完成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重任。斯大林时期传统的东西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太深，他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

纵观 50 至 60 年代中期的苏联形势，我们看出，主要有两种互相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政治力量和思想趋向在影响苏联改革进程。革新的力量和趋向，力图推动改革，为改革开辟道路；而保守力量和趋向则竭力抵制改革，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这两种力量和趋向的斗争、冲突，构成了赫鲁晓夫改革所处的新旧交替的转折年代。赫鲁晓夫改革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矛盾性，正是这个年代的两种力量冲突的反映。

抛去一切表面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在决策上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如何增强苏联国力；第二个因素就是采用什么样方式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的那一套政治经济体制有的可以运用，有的则必须进行改革。可以这样说，赫鲁晓夫是改革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第一人。尽管赫鲁晓夫决策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他最主要的决策基点是锐意改革。

第29章

决策高层的变动和政策调整

(1953年至1956年)

第1节 斯大林逝世与高层权力结构重组

从政治学方面看，权力集中的决策者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他必须寻找某种方式来减少和缓解这种压力。尽管斯大林握有绝对的权力，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他仍然面临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压力。斯大林的决策使苏联20多年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苏联内部所积聚的能量越来越大，得不到正常的孔道释放。人民希望喘口气，过上正常的生活，从而摆脱持久的非常状态所带来的沉重压力。这种社会趋向对斯大林的决策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要么斯大林适应这种社会趋向，改变政策；要么斯大林感知到这种压力后继续维持原有的政策，并且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斯大林晚年显然采取了后一种选择。二是决策核心内在无形的压力。斯大林年事已高，体力对他提出了挑战。最高权力的更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斯大林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要么他将最高权力交给别人，如马林科夫，但他必须容忍政策的哪怕是微小的调整，必须忍耐失去最高权力而

产生的心理失衡；要么他继续握有权力，而使自己继续承受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应该说，斯大林的后继者无人敢于主动向他提出挑战。后继者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那只是为争取斯大林之后的最高地位而展开的。斯大林面临的压力，一种是社会的，一种是自我的。

斯大林去世

1953年3月4日8时整，苏联塔斯社播发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斯大林突然患病，病势严重。随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发布斯大林病情公报。公报说，3月1日晚，斯大林在莫斯科寓所患了脑溢血，大脑严重损坏，并失去知觉和说话能力。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还联合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呼吁人民“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要加倍团结一致和坚韧不拔，并保持警惕”。

斯大林是突然患病的。据赫鲁晓夫等人回忆，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晚上，他还照例邀请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等人在孔策沃别墅举行晚宴。当时斯大林的情绪一直很好，看不出他有丝毫病态。直到第二天凌晨，斯大林才兴致勃勃地送大家离去。他甚至高声说笑，用手指打趣地戳赫鲁晓夫的肚皮，学着乌克兰语的腔调称赫鲁晓夫为“尼基塔”。送走客人后，斯大林开始休息。但直到第二天晚上，值班人员还没有听到斯大林按铃叫送晚饭。值班人员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又不敢擅自闯入斯大林的卧室。于是，他们打电话把马林科夫等人叫来。当他们进入斯大林卧室时，发现他正和衣卧在地板上，已不省人事。

医生诊断结果是，斯大林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引起脑溢血，右半身已瘫痪，失去说话能力，病情极为严重。

斯大林得病是必然的。过分的烦劳和孤独损坏了他的身体。

“医生案件”发生后，他不再找任何医生看病，就连他曾最信赖的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也被当成间谍而投入监狱。他有病时只好自己弄些偏方，乱吃些药。他甚至不听医生的告诫，在发病前的24小时，竟然洗了蒸汽浴。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医生对斯大林进行昼夜特别护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参加24小时特别护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一班，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为一班，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为一班。这张值班表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决定的。

3月2日，斯大林一度恢复知觉。虽然他仍然不能说话，但他的面部开始有了表情。医生用汤匙喂他汤水和甜菜。他举起左手手指墙壁。原来墙上挂着一幅从《星火》画报上剪下的画，画面是一个小女孩用兽角当杯子喂一头羊羔。随后，斯大林开始用左手同大家握手。他的右手已不能移动。

斯大林一发病，贝利亚就趾高气扬，对斯大林口吐怨言。可是，当斯大林病情有所好转时，贝利亚面孔一变，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亲吻起来。当斯大林再次失去知觉后，他又原形毕露。斯大林弥留时，苏共党内权力斗争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值班时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说，“医生已经讲过斯大林活不成了。你知道，斯大林死时，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为自己攫取什么职位？”

“哪一个职位？”

“他自己想当国家安全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当这个。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他是为了毁灭我们才想谋取这个职位的，而且，如果我们让他当，他肯定是要这样干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当，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他当！”

布尔加宁表示同意。于是他们进一步商讨行动步骤。赫鲁晓夫说：“我愿意去同马林科夫谈。我想他会和我们一样看的。他也一定明白必须有所行动。假如我们不采取一些行动而且不马上采

取的话，这将意味着党的一场灾难。这远不止只是涉及我们个人的问题，虽然我们也当然不愿意让贝利亚在我们背上戳上一刀的。如果贝利亚放手干了，他可以把时钟拨回 1937 年到 1938 年——他还可以干出更坏的事来。”^①

3月6日清晨，莫斯科广播以哀乐为前奏，沉痛宣告“列宁的战友、继承列宁的天才和事业的旗手、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逝世，终年73岁。塔斯社播发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的《告全体党员、苏联全体劳动人民书》，还公布了由苏联卫生部部长阿·弗·特雷季雅科夫、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处长伊·伊·库柏林以及另外7名医生共同签署的《斯大林病况和逝世情况诊断书》和《关于斯大林遗体的病理解剖检查报告》。

当天，苏联当局组成了斯大林治丧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委员有拉·莫·卡冈诺维奇、尼·米·什维尔尼克、阿·麦·华西列夫斯基、纳·麦·别哥夫、帕·阿·阿捷米耶夫、米·阿·雅斯诺夫等7人。

十分重要的高层会议

当天晚上，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填补因斯大林逝世而产生的权力真空。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这个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整个生活得到不间断的正确的领导，因此就需要我们的领导保持最紧密的团结，防止任何不协调和混乱现象，以便彻底保证我们党和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政策能够顺利实现。根据这一点，同时为了防止对于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的活动的领导发生中断起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必须采取若干措施，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②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改组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二是任命重要人选。

联席会议决定，把苏联部长会议中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它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组成，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建议由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解除什维尔尼克的这一职务；将苏联国家保安部和苏联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即苏联内务部，任命贝利亚为苏联内务部部长；会议任命莫洛托夫为苏联外交部长，米高扬为苏联外贸部长，布尔加宁为苏联国防部长。

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根据党章的规定，将苏共中央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改为一个机构，即苏共中央主席团。为了使领导机构更有效率，决定主席团由委员10人和候补委员4人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是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美尔尼科夫、巴吉罗夫。增选伊格纳切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为苏共中央书记。联席会议认为，有必要让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从事苏共中央工作，因此，解除他的苏共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继任。

主要政治权力掌握在三个人手中

这次联席会议明确显示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治权力的最初组合与分配。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他们完全左右了这次联席会议的重要人事任命。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反过来，马林科夫建议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这一情况在斯大林葬礼上得到印证。斯大林葬礼具

体事宜是赫鲁晓夫负责的，但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讲话的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当时苏联国内外都认为，这就是苏联政治上新的三驾马车。

但这个三驾马车很不稳固。马林科夫地位得天独厚，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党内重要人物。但斯大林去世之后，马林科夫对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处理问题趋于谨慎，事事小心。也许是历史的惯性，也许是贝利亚搞的名堂，斯大林刚刚去世，报界对马林科夫的颂扬和宣传十分明显，马林科夫对此感到很紧张。为此，他于 3 月 10 日专门召集了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他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要过分宣传个人，“要停止执行个人崇拜的政策”^③。马林科夫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是斯大林有意培养的结果。莫洛托夫评价说：“马林科夫是个很得力的执行者。我们称他为‘电话迷’——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他知道到哪里打听些什么事，这方面他擅长。”莫洛托夫还评价说：“组织行政事务、分配干部这都是马林科夫负责的工作，还有向各地发指示，商洽等等也是他管的一切问题。他抓得很紧，搞事务忙工作，是个很积极、能干、善交际的人。在主要问题上沉默寡言……”莫洛托夫还说，马林科夫“循规蹈矩”，缺乏理论修养，“不能真正可靠地把握方向”，他“书生气十足”，他可以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可是不能比较系统地评论和分析经济和政治问题。^④与马林科夫谨小慎微的政治行为相反，贝利亚咄咄逼人，此人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手中掌握着置人于死地的权力——国家警察机关。这个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过去只受斯大林控制，现在斯大林逝世了，贝利亚无所顾忌。贝利亚与马林科夫的关系，与其说是合作关系，不如说是互相利用。贝利亚跃跃欲试。

而莫洛托夫从内心对贝利亚持非常警惕的态度。在 3 月 5 日的联席会议上贝利亚建议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就感到由贝利亚提出这个问题不妥。在 3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前夕，莫洛托夫给贝利亚打电话，提醒他不要在这次会议

议上提名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而应该由赫鲁晓夫提名更为合适。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莫洛托夫的正确建议，执意由他提名。^⑤莫洛托夫不反对马林科夫担任政府首脑，但是他认为贝利亞的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莫洛托夫在当时不敢将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避免引起党的领导核心的不团结，也避免与贝利亞发生正面冲突。可见，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莫洛托夫作为党的元老特别注意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问题，他生怕贝利亞此举会刺激赫鲁晓夫，影响到党内团结。但是，贝利亞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在德国问题上顶撞莫洛托夫使后者感到十分气愤。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斯大林去世之后，民主德国政治局势出现了不稳定的征兆。莫洛托夫将两个副外长葛罗米柯和库兹涅佐夫叫到自己的家里，起草了一个建议书，大致内容就是民主德国应该做什么。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民主德国党的领导正在推行加紧进攻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推行加紧进攻资本家的政策，而应该更加谨慎行事。但是，贝利亞建议把“加紧”一词去掉，于是，外交部的建议就被修改成“在民主德国不推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贝利亞认为，“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和平的德国，那里有没有社会主义，对我们无所谓。”这样，莫洛托夫与贝利亞在民主德国问题上就发生了分歧，他们将分歧搬到了中央主席团。莫洛托夫强调民主德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分重要，而贝利亞则认为民主德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应成为和平国家。于是，中央主席团委员就这个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意见。赫鲁晓夫支持莫洛托夫，而马林科夫则倾向于贝利亞的意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后，中央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这个问题。该委员会由莫洛托夫、贝利亞和马林科夫组成。莫洛托夫感到紧张，因为贝利亞和马林科夫观点一致，莫洛托夫陷于孤立。会议结束之后，莫洛托夫看到贝利亞、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散步，这引起了莫洛托夫的怀疑。他认为赫鲁晓夫也不再支持他了，于是他就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你

们谈出什么结果了？在德国问题上，你可曾是支持我的。但是我看见了，你们一起散步，想必是琢磨着联合对付我吧？”赫鲁晓夫回答：“不对，我支持你，我认为这是对的。你提出的建议，我一定支持。”随后，贝利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劝莫洛托夫放弃自己的意见。当遇到莫洛托夫强有力的抵制之后，贝利亚主动退出争论，接受了莫洛托夫的建议。^⑤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既然贝利亚盼着斯大林去世之后掌握政权，为什么他不主动或者暗中鼓励别人提他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而主动提名马林科夫担当政府首脑呢？看来，贝利亚也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他自知自己的威望不高，一下子使自己成为政府首脑会出现极度的紧张关系，对他不利。在他看来，让马林科夫过渡一下倒是合理的方案，同时占据内务部首脑位置，可以达到要挟马林科夫的目的。上述情况表明，苏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据斯大林的政治地位，无论马林科夫、贝利亚，还是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都是如此。

担任内务部长之后，贝利亚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和措施，如他在党的中央核心会议上提出赦免一些犯人，划定特别居住区。从贝利亚这项措施的内容来看，有其积极的一面，其他中央主席团成员虽然内心清楚贝利亚此举别有意图，但还是通过了这个建议，这就是 3 月 2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赦令。随后，贝利亚指示内务部为“医生案件”平反，他还释放了若干个过去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工作的干部。当然，这些举动是贝利亚精心策划的，他专门挑选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案件平反。贝利亚此举旨在收买人心，争取主动，将斯大林时期的清洗责任转移到他人身上。果然，原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在观察贝利亚的一举一动，对贝利亚的所作所为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马林科夫曾经表示，虽然贝利亚的举动有正确的一面，但他有自己的意图和打算。^⑦